雲笈七籤/11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一百一十九　靈驗部三

下一卷▶

道教靈驗記

昭成觀壁畫天師驗〈（絹畫驗附）〉

昭成觀壁畫天師，歲月既深，彩粉昏剝，在通廊之下，未嘗有香燈之薦。頒政坊內居人姓李，患疝逾年，醫不能愈，日以羸瘠，待時而已。忽夢一道流，長八九尺，來至其前，以大袖布衣，拂其面目之上，頓覺清涼。謂之曰：自此差矣，勿復憂也。於是醒然疾愈，稍能飲食。洎晚策杖，行繞其家，不覺為倦，但覺所夢道流，猶在其前，遽欲入昭成觀。家人慮其困憊，亦頗多止之，不聽，入觀，於天師真前，瞻視良久，曰：即所夢也。拜禮數四，乃命夾鍼塑人劉處士塑天師真，改葺堂宇，旦夕供養，人所祈禱，福祥立應。其所塑夾鍼真，於夾鍼內，畫羅隔布肉色，縫絳採為五臟腸胃。喉嚨十二結十二環，與舌本相應。臟內填五色香，各依五臟兩數。當心置水銀鏡，一一精至，與常塑不同。其塑中土形，移在天長觀，金彩嚴飾，亦皆靈驗。

彭城劉存希，天師靈驗，雲自幼以來，於唐興觀瞻禮天師，發心圖寫供養，因得絹本，出入護持。雖祗命遠行，奉使南北，未嘗一日闕香火之薦。黃巢犯闕，時在內署，蒼惶之際，隨駕不及，唯卷天師幀，捧持而行。同伍三十餘人，皆為擄捉，或被殺傷，獨於

眾中得免。將入南山，夜深村落，行次遇避難人偶語，而聞妻在其間，因得同往洋州大巖山深處，結草寓居。況素無骨肉，唯夫婦而已，既免支離，決志林谷，不復有名宦之望。野麋山鹿，性已成矣。山下居人，以其口食不多，時亦助其糧儲，饋其鹽酪。此外拾柏子焚香，禮敬天師而已。無何，舊交宋開府入掌樞務，知其在洋山之中，強之使出，錫以硃紱，加以品位。固辭不獲，黽勉從焉。又駕出石門，因便奔竄，投莎城山中，自匿數月。有軍士搜山谷，不得安居，夫婦棄繒帛之衣，夜行四十餘里。出及平陸，遙見馬軍十餘騎，兩面交至，已擒擄行人數輩。存希夫婦驚恐而立，馬軍過其側，似若不見，由是得免。後數年，奉使西川，攜天師幀而至。餘亦傳寫其本。存希深山窮谷、虎狼之中，軍士紛擾、白刃之下，心常坦然，若與數人居，憂懼之際，隱隱然若侍立在天師之側。亦有感降之事，秘而不言。

陵州天師井填欠數鹽課驗

《陵州天師井本傳》云，天師經行山中，有十二玉女，來謁天師，願奉箕帚。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，謂之曰：汝等何以為獻？將觀汝心厚薄，選而納焉。玉女各持一玉環，徑皆數寸。天師曰：所獻一般，不可並納。吾化此十二環，令作一環，投之入地，有得之者，即納之焉。遂合十二環為一大環，徑餘一尺，投於地中，隨即深陷，已成井矣。玉女皆脫衣入井，以探玉環，竟不能得。天師取其衣，藏石匱中，玉女至今只在井內。今陵州鹽井，直下五百七十尺，透兩重大石，方及咸水。每年一度，淘洗其中，須歌唱喧聒，然後入井。不然必見玉女，裸居井中，見者多所不利。井既深，不可數入，或絚索斷損，皮囊墜落，唯於天師前，灶香良久，玉女自與掛之，依舊不失。

頃年井屬東川，有張常侍主其鹽務，於事稍怠，鹽課不登，欠數千斤，交替之後，縻留填納，未得解去。替人素亦崇道，因與虔告天師云：張填所欠之鹽，家資已盡，空此留滯，益恐困窮。於三五日內，願借神力，增加所出，為其填納。與張俱拜，祈訴懇切。自每日所煎水數，四十五函如常，而鹽數羨溢，五六日內填之果足。此後一如舊數，無復增減矣。十二玉女，戌亥二人在天，唯十人在井，所煎鹽至戌亥時亦歇。天師初以茲地荒梗，無人安居，山川亦貧，不可耕植，化鹽井以救窮民。民聚居井傍，戶口日眾，遂置州統之。以天師名，故曰陵州。天師誓曰：我所化井，以養貧民，若官奪其利，千年外井當陷矣。今諸井皆有天師玉女之像焉。

李環夢遇天師告授陵州刺史驗

李環，咸通中為王府長史，以勛貴之族，不慣食貧，居閑力闕，鬱鬱不得志。中夜而寐，夢入深山窮谷，棧閣縈折，流水潺湲，如此者不知其幾千百里。又見闉闍雜遝，城曨爽塏，飛宇橫樓，摩霄概日，不知其幾千萬家。縱神游目，熙熙自得。又出郊甸，涉岡源，荒榛茂草，小松巨木，間以果林，廁以筠筱，山嶺危峭，或迂或平。山回途盡，抵一小郡，茅棟縱橫，隘路欹側，傍有公署。署內白氣屬天，其大如屋，中有悲歌號呼之聲。見一青童，引環即路，躡危磴，步石梯，入門甚峻，門內古樹芳草，若古觀宇焉。環素崇玄教，頗為慰悅，俄而升殿，見像設尊儀，笑而謂之曰：爾來耶，吾待爾久矣。入天門、漱玄泉，古人所修也；注丹田、存白元，上士所修也。混而合之，子其行之。陰功及人，陰德濟物。千百之家，待子而字之。勉哉，勉哉！明年之春。環再拜稽首，受其言而覺。是冬頻訴於宰執，復希入用，乃授陵州刺史之任。是時經歷山川郡邑，神思恍，皆如常所經行。素未入蜀，莫可知其由也。至郡，乃謁天師，升階及門，至於殿所。觀其真像侍衛、屋宇布列，醒然而悟，乃葉其所夢矣。乃以俸金修天師之堂，加以丹雘，立為銘碑志。其白氣屬天，乃鹽井之所也；悲歌之聲，乃轉車之人也。而內修之訣，環未得之矣環即西平王孫也。

謝貞精意圬墁遇天師授符驗

謝貞者，臨邛工人也，善圬墁而用意精確。鵠鳴化天師修道、老君感降之所，頂上有上清古宮，相傳云天師時所制，歲月甚多，而結構如舊，但氏破壁壞而已。貞賃工為修泥之，貞精研盡意，墁飾周密。有道流引二從者，觀其功用，神彩異常，身逾九尺。自門而入，謂貞曰：山中難值修葺，頗愧用心。以手畫地作一符，使貞再三審記之，曰：此後有疾者，雖千里之外，行符必效，勿多取錢，但可資家，給終身衣食。而貞具記符，行之極效，大獲金帛，家業殷豐。鵠鳴諸山無天師真像，陵州井中所塑，又非世代子孫所傳之真。貞忽於青城山，遇峽中賈客修齋，有天師小幀供養，乃是授符應現之真爾。

道士劉方瀛依天師劍法治疾驗

天臺道士劉方瀛，師事老君，精修介潔，早佩畢道法籙，常以丹篆救人。與同志弋陽縣令劉翮，按天師劍法，以五月五日，就弋陽葛溪煉鋼造劍，敕符禁水，疾者登時即愈。嘗於黃巖縣修齋敕壇，以救疫毒。有見鬼巫者，潛往視之，見鬼神數千，奔北潰散，如大陣崩敗，一縣之疫，數日而愈。咸通末，方瀛無疾而終，戒其門人，使與劍俱葬，莫敢違之。乾符中和間，臺州帥劉文下裨將李生，領徒發其墓，欲以取劍。見其尸柔軟，容色不變，如醉臥而已，顧視其劍，哮吼有聲，群黨驚懼，卒不敢取，李生命瘞之而去。

不獨劍之有靈，劉方瀛亦陰景煉形，得道之流也。

西王母塑像救疾驗三將軍附

玉局化西王母塑像多年，頃因觀宇燒焚，廊屋頹壞，而儀像不損，人稱其靈。居人範彥通忽患風癩，瘡痍既甚，眉須漸落，因入觀於王母前發願，但所疾較損，即竭力修裝。是夕，夢一玉女，手執花盤，以衣袖拂其身，曰：王母令我救汝，疾即愈矣。數日之間，所疾漸退，瘡腫皆息，眉須復生。遂造紗窗，裝金彩，通簷兩楹，嚴潔修奉，每月自送香燈，近年方稍不見。

觀中三將軍，亦古之所塑。觀因南詔焚燒，屋宇摧盡，而三將軍塑像不壞，起觀之日，再於其上立堂宇。居人閻士林，臥疾月餘，迨將不救。夢三將軍，以戟揮其身上，穿一物去，狀如黑犬，自此疾愈。乃舍衣物制紗窗，重加彩繢矣。

歸州黃魔神峽水救船驗

歸州黃魔神。因相國李吉甫，自忠州除替，五月下峽，至峽水之中，波濤極甚，忽有神人湧於水上，為其扶船，三面六手，醜眸硃發，袒而虓譀，風濤遽息。李公祝而謝曰：是何靈神，拯危救難？神曰：我是黃魔神也。既而歸州駐船旬月，選地立宇，於紫極宮作黃魔堂，言是黃天魔王橫天簷力之神也，刻石紀焉。相國蕭遘，自拾遺左遷峽內，徵還京師，峽水泛漲，舟船將沒，亦見其神捧船以救之。復命修飾，加其粉繢，嚴其室宇，刻石為志，亦列於次焉。

青城丈人同葛璜化靈官示現驗

青城丈人真君。太和六年壬子，節度使贊皇李公德裕，差軍將蔡舉二人，就山修齋，便令訪尋草藥。蔡舉於六時巖下，忽有勁風自谷中出，因見二神人行虛空中。一人在前，長丈餘，著大袖衣，平冠；一人居後，著青衣大袖，捧一帙書。舉驚悸問曰：何鬼神也？前一人答曰：我是竹枝老。又指其後人曰：此是璜之璪。我有密語兩紙，可一一記之，錄與尚書。今年西蜀合有水災，以修齋之故，我回後山一峰，堰水向東，梓州當秋大水，即其應也。於是授以密語，述李公吉兇未兆之事，蔡舉一一記之。歸常道觀，錄於紙上，果得兩紙，依神人之言，封題送李公。書寫既畢，並亦遺忘矣。是年八月，東川水深數丈，西蜀無害。李公歷問官寮及道流，解隱語不得。李公曰：竹枝，老丈人也，此當是

丈人真君耳。璘之璪者，本命屬葛璘化，亦恐是化中靈官。特此示見，以彰靈應也。

羅真人降雨助金驗

羅真人，即神仙羅公遠也。於濛陽羅江壩，接九隴、什邡之界，在漓沅化後今相傳號羅仙範仙宅，修道於青城之南，今號羅家山。明皇朝，出入帝宮，輔導聖德，自有內傳。至今隱見於堋口、什邡、楊村、濛陽、新繁、新都、畿服之內，人多見之。不常厥狀，或為老嫗，或為丐食之人。每風雨愆期，田農曠廢，則必見焉。疑其仙品之中，主司風雨水旱之事也。楊村居人眾以旱　又，將禱於洛口後城李冰祠廟。熱甚，憩於路隔樹陰之下，忽有老嫗，歇而問曰：眾人欲何往也？悉以祈雨事答之。嫗曰：要雨須求羅真人，其餘鬼神，不可致也。言訖不見，眾知嫗即羅真人也，於是見處焚香以告焉。俄而風起雲布，微雨已至，眾乃還家。是夕，數十里內，甘雨告足。乃於其所置天宮，塑像焉。諸鄉未得雨處，傳聞此說，以音樂香花，就新宮祈請，迎就本村，別設壇場，創宮室，雨亦立應。如是什邡、綿竹七八縣界，真人之宮，處處皆有，請禱祈福，無不徵效。忽為乞士，於堋口江畔，謂人曰：此將大水，漂損居人，信我者遷居以避之，不旬日矣。有疑其異者，即移卜高處，以避水災，其不信者，安然而處。五六日，暴水大至，漂壞廬舍，損溺戶民，十有三四焉。居人以為信，立殿塑像以祠之。金銀行人楊初，在重圍之內，配納贍軍錢七百餘千，貨鬻家資，未支其半。初事母以孝，每為供軍司追促，必托以他出，恐母為憂。嘗於山觀，得真人像幀一幅，香燈嚴奉，已數年矣。至是，真人托為常人，詣其肆中，問以所納官錢，以何準備。具以困窘言之。此人令市生鐵，備炭火。明日，復來燃炭，壘鐵投之，一夕而去。臨行謂之曰：我羅公遠也，在青城山中。以爾孝不違親，心不忘道，以此金相助，支官錢之外，可以肥家。復引初往山中，時令歸覲。初亦得丹藥，以奉其親。發白還青，老能返壯矣。

嘉州開元觀飛天神王像捍賊驗

嘉州開元觀，後周所創，本名弘明觀。隋大業中，方制大殿，於殿西頭，塑飛天神王像。坐高二丈餘，坐二鬼之上。初修觀，道士呂元璪，數夕夢神人在山頂，其形接天，或白日仿佛如見。郡人有好道者，時亦見之，或通夢寐，遂商議塑此形像。本有十身，初制其一。而隋末多事，中原沸騰，不果遍。就像之靈應，郡人所知矣。疾瘵之家，祈禱必驗。其下二鬼青黑者，往往見於人家。

太和中，相國杜元穎鎮成都，閬場不修，關戍失守，為南詔侵軼。木源川路境上，夷人

導誘，蠻蜑分三道而來，掩我不備，將取嘉州。去州四十餘里，寇乃大驚，奔潰而去。州境稍安，方設備御。有擒得夷人覘侯者，大寇及境，何驚而去？云三路蠻寇，本欲徑取嘉州，謂州中無備。去州四十里，忽旗幟遍山，兵士羅立，不知其數。有三五人大將軍，金甲持斧，長三二丈，聲如雷霆，立二鬼之上，麾諸山兵士，齊為拒捍，自量力不可敵，驚奔而去。是日蠻中主軍酋帥，死者三人。蠻國之法，行軍有死傷及糞穢，旋即瘞藏，不令露見，由是不知酋帥瘞埋之所。時眾聞之，皆言飛天神王兵示現，以全州境。自是祈福禱願，迨無虛日。

又嘗有人，下峽之時，曾詣飛天，求乞保護。至瞿唐，水方泛溢，波濤甚惡，同　宗三船，一已損失，二皆危懼。忽見神人立於岸上，如飛天之形，使二大鬼入水扶船，鬼亦長丈餘，船乃安定，風濤亦止。驚迫之際，莫知所自，徐而思之，乃飛天所坐二鬼，救其船耳，一赤一青，形與所塑無異。

成都乾元觀在蠶市，創制多年，頃因用軍，焚毀都盡。三門之下，舊有東華、南極、西靈、北真四天神王，依華清宮朝元閣樣，塑於外門之下，並金甲天衣。門既隳壞，而神王無損，風雨飄漬，亦無所傷。邑人相傳，頗為靈應。時蜀王既克川蜀，移軍收彭州，圍州久矣，因暫還成都。方當暑月，參從將吏所在，取便而行。大將杜克修，先至神王之所，見眾人聚觀塑像，問其故，云塑神皆動。克修以器盛水，致神手中，果搖動而水溢出。頃之蜀主至，復祝而試焉，曰：若即克彭州，更觀搖動之應。良久而振動數四。不逾月而克州城，殲殄大敵。乃施金幣，命本邑創制堂宇，以崇飾之。

楚王趙匡凝北帝祥應

楚王趙匡凝，鎮襄州也。州郭舊有北帝堂，歲久蕪毀，在營壘中。一旦，楚王寢室之上，有物如曳戟皮革之聲，瓦皆震動。潛起視之，見黑氣一道，自北帝舊基之所，至板屋上。楚王異之，密加慶祝，將欲興創堂宇，以答祥應。詰明視事之際，先嘗選將校五十人，俾往營田，日給以衣裝農器，指揮教命，一無應者，楚王疑有異圖，拘而訊之，得其構孽之狀，咸剿戮焉。王乃謂人曰：北帝靈驗，信有徵矣。中夜有雲氣之異，詰朝乃奸慝彰明，若非玄功告示，幾有不測之禍。遂締飾堂廡，崇嚴像貌，俾謁之士，主其香燈。闔境瞻禱，累獲符應矣。

李昌遐誦《消災經》驗

李昌遐者，後漢兗州刺史之後也。生而奉道，常誦《太上靈寶升玄消災護命經》。而稟性柔弱，每為眾流之所侵虐。忽因晝寢，夢坐煙霞之境，四顧而望，熊羆虎豹，圍繞周匝，莫知所措。不覺傷嘆：何警戒之甚邪！謂積善之無驗。於時空中有一道士，呼其名而語之曰：吾即救苦真人也，汝勿驚駭，吾奉太上符命，與諸神將密衛於汝。且汝常念者，經云流通，讀誦則有飛天神王、破邪金剛、護法靈童、救苦真人、金精猛獸，各百億萬眾，俱侍衛是經。昌遐既覺，豁然大悟，因知自前侵虐我者，未有無禍患殃咎，蓋誦經之所驗也。

崔晝誦《度人經》驗

崔晝者，漢汶陽侯仲牟之後。嘗謁白雲先生，學修身之術。先生曰：汝富貴之子，何思淡泊？崔子避席而對曰：以財賑人，財有數而人無厭矣；以爵賞人，爵既崇而人或驕矣。如何示我以道，將以普濟生靈。先生曰：吾道之內，有《度人經》在，汝可誦之。崔晝乃作禮承受，至誠誦之。厥後有使者，馳一緘遺崔公曰：子之先君，令吾持此謝汝。言訖，使者忽然不見。於是啟緘熟視，果備認得，先君親札云：感汝念誦《度人經》功德之力，累世之祖，盡得生天。自後崔晝一家，至今念誦。

姚元崇女精志焚修老君授經驗

開元宰相姚元崇，昔出官為馮翊太守。有一女，名長壽，年七歲，不茹葷，不飲酒。父母常令於玄元像前，焚香點燈。忽晝寢，夢見老君，有二侍童、二神將夾侍，左右侍童語長壽曰：爾之焚修，精志可隨，口授汝《九天生神經》一章云云。

王道珂誦《天蓬咒》驗

王道珂，成督雙流縣南笆居住。當僖宗幸蜀之時，常以卜筮符術為業，行坐常誦《天蓬咒》。每入雙流市，貨符卜得錢，須吃酒至醉方歸。其郭門外，有白馬將軍廟，曉夕有人祈賽。長垂簾，簾內往往有光，及聞吹口之聲，以此妖異，人皆競信。所下酒食，忽忽不見，愚民畏懼，無有輒敢正視者。道珂因吃酒回歸，入廟朗誦神咒，則廟堂之上悄悄然。傍人視之，無不驚駭。道珂異日，晨雞初叫，忽隨村人擔蒜趁市，夜行至廟前，忽然倒地。蒼惶之間，見野狐數頭，眼如火炬，御拽入廟堂階之下，聞堂上有人呵責曰：你何得恃酒入我廟內，念咒驚動我眷屬？道珂心中默持《天蓬神咒》，逡巡卻蘇。蓋緣其時與擎蒜同行，神兵遠其穢臭，而不衛其身，遂被妖狐擒伏。洎擎蒜人拋去，道珂心

中想念神咒，即妖狐便致害不得。

既蘇息之後，遂歸家沐浴清潔，卻來廟內，大詬而責曰：我是太上弟子，不獨只解持《天蓬咒》，常誦《道經》。《經》云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。爾若是神明，只合助道行化，何以惡聞神咒？我知非白馬明神。狐貍精怪，傍附神祠，幻惑生靈。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泊，持咒為民除害。遂志心朗念神咒，至夜不歇。廟堂之上，寂然無聲，亦無光透簾幕，唯聞自撲呻吟之聲。至明，呼喚鄰近居人視之，唯見老野狐五頭，皆頭破，血流滿地，已斃。自後寂無妖異，竟絕祭祀，廟宇荒廢。是知凡持此咒，勿得食蒜，至甚觸穢。天蓬將軍是北帝上將，制服一切鬼神，豈止誅滅狐貍小小妖怪矣。

王清遠誦《神咒經》驗

王清遠，世居北邙山下。唐咸通年，時多疫疾。清遠身雖在俗，常服氣行藥，誦《神咒經》，自稱是緱山真人遠孫。是時天子蒙塵入蜀，兵火不息，疫癘大行，連州匝縣，饑荒病患眾矣。清遠佩受《神咒經籙》，每行符藥，救人多不受錢，只要少香油，供養經籙。鄉人迎請醫療，日夕喧闐。清遠有表弟一人為僧，名法超，亦持《大悲輪行秘字》，
自清遠之醫道大亨。忽一日，冒夜來投宿止，潛以瓶盛狗血，傾於清遠道堂內。至二更已來，忽聞空中有兵甲之聲，頃聞法超於床上，如有人挽拽叫咷，唯言乞命。清遠命燈照之，但見以頭自頓地，頭面血流，至平明不息。須臾之間，但見兩腳直下，如人拖拽奔竄，入緱水江內，浮尸水上。闔市目擊，無不驚嘆。是知神咒真經，實有神將吏兵守護，豈容嫉妒。庸僧將穢惡之物犯冒，所謂為不善於幽暗之中，神得而誅之。清遠襲氣持經，陰功濟物，壽一百七歲。辭世之夕，闔境皆聞異香仙藥，斯亦證道之漸階矣。

忠州平都山仙都觀取《太平經》驗

忠州平都山仙都觀陰真人鎮山《太平經》，武德中，刺史獨孤晟，取經欲進。舟行半日，有二龍，一青一白，橫江鼓波，船不得進。舟人驚懼，復溯流還郡。晟即命所由墊江路，陸行進經。時山川之中，久無摯獸，至是蛇虎當道，經使恐懼，將經卻回。晟即脩黃籙道場，拜表上告，然後取經以進，在內道場供養，綿歷歲年。開元中，供奉道士司馬秀，準詔祭醮名山，開函取經，但空函而已。訶詰道眾，疑是觀司隱藏，法侶驚懼，無詞披雪。遂焚香告真，述武德中經已將去，今詔旨搜訪，無經上進，仰憂譴責。時景氣晴朗，野絕塵埃，忽陰雲覆殿，迅雷震擊。俄而簷宇溢霽，經在案上，異香盈空，祥煙紛靄，復得昔日所取之經以進。會昌中，賜紫道士郭重光、晏玄壽，復齎詔醮山，取經石函之

中，經復如舊。至今鎮觀者，猶是此經，不知何年歸還耳。

天臺玉霄宮葉尊師符治狂邪驗

天臺山玉霄宮葉尊師，修養之暇，亦以符術救人。婺州居人葉氏，其富億計，忽中狂瞽之疾，積年不瘳。數月沉頓，後乃叫號悲笑，裸露奔走，力敵數人。初以絹索縻縶之，俄而絕絆出通衢，犯公署，不可枝梧。官以富室之子，不能加罪，頻有所犯，亦約束其家，嚴為守衛，加持禳制。飯僧祈福，祠神鬼，召巫覡，靡所不作，莫能致效。其家素不信道，偶有人謂之，令詣天臺，請玉霄宮葉尊師符，可祛此疾，不然莫知其可也。乃備繒帛器皿，入山請符。尊師謂使者曰：此符到家，疾當愈矣。無以器帛為用，盡歸之使者。未至三日，疾者方作，斷絙投石，舉家閉戶以拒之，折關枝欞，力不可御，如此狂猛，非人所遏。忽忽遽斂容，自歸真室，盥洗巾櫛，束帶　郭足，執板罄折，於門內道左，其色怡然。一家忻喜，爭問其故。笑而不答，但言天使即來。飲食都忘，夕不暇寢，孜孜焉企踵翹足，延頸望風，汗流浹背，不敢為倦。如此二日三夕，使者持符而至，入門迎拜，歡呼踴躍，前導得符，服之瞑然，食頃疾已瘳矣。由是躬詣山門，厚施金帛，助修宮宇，一家脩道，置靖室道堂，旦夕焚脩焉。初，玉霄賜二符，一已吞之，一帖房門之上。葉之女使竊酒飲之，嘔於符下。葉見一神人，介金執劍，長可三四寸，從符中出去，焚香拜謝，而不見其歸。數日，親戚家女使近患風魔疾，尚未甚困，來葉房之前，立且未定，忽叫一聲。葉見符中將軍，如前之形，揮劍加女使頭上。問其故，云適有神人，以劍於頭上斬下一物，墜於衣領中。令二三女僕捧持，驗有蛇頭如指，斷在衣領中，血猶滴焉。風魔之疾，自此亦愈。

賈瓊受《童子籙》驗

成都賈瓊，年三歲。其母因看蠶市，三月三日，過龍興觀，門眾齊受籙，遂詣觀，受《童子籙》一階。十餘年後，因女兄有疾，母為請處士吳太玄，為入冥看檢致疾之由，仍看弟兄年命兇吉。經宿太玄還，言疾在江瀆，求之即差，籍中不見有賈瓊之名。父母愈憂，復請太玄看之。時太玄每與人入冥檢事，必鎖於一屋中，安寢而往，不復人驚呼，候其自醒，喚人開門，乃開之，歷歷說冥中之事，有如目擊，言必信驗。或兩宿，然後回爾。既再往檢瓊名字，雲年三歲時，三月三日，於龍興觀受《正一籙》，已名系天府，不屬地司，籍中不見名字，於天曹黃簿之內，檢得其名。

尹言念《陰符經》驗

尹言者，修德坊居。與明道大師尹嗣玄為宗姓之弟，常崇道慕善，孜孜不倦。因詣嗣玄，受《陰符經》，至誠言奉諷念。為其常少記性，願得心神聰爽，受之數年，念逾萬遍，稍覺心力開悟。因本命日齋潔焚香，念三十遍，忽了憶前生之事。姓張名處厚，在延壽坊居。家有巨業，兒女皆存，記其小字，年幾一一明了。與其家說之，乃往尋訪，述張生死年月，形色情性，無所差異。張之兒女，聞之嗚咽感認，言其今之狀貌，與昔不殊。但性較舒緩爾。自是兩家契為骨肉，黃寇犯闕之前，其二家皆在。

趙業受《正一籙》驗

趙業，定州人。開成中，為晉安縣令。因疾暴卒，手足柔軟，心上微暖，三日乃蘇。雲初為冥官所追，牽拽甚急，問其所以，但云為欠債抵諱事，自思身心無此罪犯，必恐誤追。行三五十里，過一山嶺，上有宮闕崇麗，人物甚多，有一青衣童子，前來問云：汝非道士趙太玄乎？某答云：晉安縣令趙業耳。童子笑曰：豈得便忘卻耶？又一童子續來，云太一令喚趙太玄追事。人一時散去，即與童子到宮闕中，不見太一，但見一道流云：汝六歲時，為有疾，受《正一八階法籙》，名為太玄，豈得流於俗官，並忘此事耶？太一有命，便令放還，卻須佩籙修真，行功及物，居官理務，勿貪瀆貨財，輕人性命。言訖不見，所疾已蘇。遂於思依山參受法籙，累置壇場，廣崇功德，復以法名太玄矣。

僧法成竊改道經驗

僧法成，姓陳，不知何許人。立性拘執，束於本教，而矯飾多端。因游廬山，至簡寂觀，不遇道流，而堂殿經廚，素不關鑰，遂取道經看之。將三十四卷，往靈溪觀棲止，誑云：某在僧中，本意好道，欲於此駐泊，轉讀道經，兼欲長發入道。人皆善其所言。又取觀中經百餘卷，日夕披覽。每三五日一度，下山化糧。人聞其所說，施與甚多，糧鹽所須，計月不闕。乃改換道經題目，立佛經名字。改天尊為佛，言真人為菩薩羅漢，對答詞理，亦多換易。塗抹剪破，計一百六十餘卷。

忽山下有人請齋，兼欲求丐紙筆，借觀奴一人同去。行三二里，見軍吏隊仗，呵道甚嚴，謂是刺史游山，法成與奴下道，於林中回避。良久，見旗幟駐隊，有大官立馬於道中，促喚地界，令捉僧法成來。法成與奴聞之，未暇奔竄，力士數人，就林中擒去，奴隨看之。官人責曰：大道經教，聖人之言，關汝何事，輒敢改易！決痛杖一百，令其依舊修寫，填納觀中，填了報來，別有處分。即於道中決杖百下，僕於地上，瘡血遍身。隊仗

尋亦不見。奴走報觀中，差人看驗，微有喘息而已。扶舁入山，數日方較。遂出所改換經本，呈眾道流。法成本有衣缽，寄在江州寺中，取來貨賣，更求乞紙筆，經年修寫。經足送還本觀，燒香懇謝，欲願入道，道流以其無賴，無人許之。是夜叫呼數聲，如被毆擊，耳鼻血流而死矣。

僧行端輒改《五廚經》驗

僧行端，性頗狂譎。因看道門《五廚經》，只有五首咒偈，遂改添題目，云《佛說三停廚經》，以五咒為五如來所說，經末復加轉讀功效之詞，增加文句，不啻一紙。《五廚經》屬太清部，明皇朝，諫議大夫、肅明觀主尹愔注云：蓋五神之秘言，五臟之真氣，持之百遍，則五氣自和，可以不食。其經第一咒云：一氣和太和，得一道皆泰，和乃無不和，玄理同玄際。開元中，天師趙仙甫為疏，皆以習氣和神為指。行端旁附此說，即云讀誦百二十遍，可以咒水，飲之令人不食。名為《三停廚經》。詞理鄙淺，與尹、趙注疏，殊不相近。改經既了，已寫五六本，傳於他人。

於窗下寫經之際，忽有神人，長八九尺，仗劍而來，謂之曰：太上真經，歷代所寶，何得輕肆庸愚，輒為改易！奮劍斬之，以手拒劍，傷落數指。同居僧二人，共見其事，驚為哀乞。神人曰：如此無良也，解惜命促！令追收寫換，然後奏聽敕旨。行端與同居僧，散尋所行之本，只得一半，餘本已被僧將出關，別寫元本經十本，燒香懺謝，所改添本，香上焚之。神人復見曰：訾毀聖文，追收不獲，不宜免死。逡巡頓僕而卒。其所改經，至今往往傳行諸處，覽觀其義，自可曉焉。

崔公輔取寶經不還驗

崔公輔，明經及第，歷官至雅州刺史。至官一年，忽覺精神恍忽，多悲恚狷急，往往忽忘，舉家異之。一旦無疾而終，心上猶暖，三日再蘇，亦即平復。謂其寮佐曰：昨為冥使齎帖見追，隨行三五十里，甚為困憊，至城闕，入門數重，追者引到曹署之門，立於屏外，逡巡有官人，著緋執版，至屏迎之先拜，公輔驚曰：某為帖所追，乃罪人也，官人見迎致拜，深所不安。官人曰：使君固應忘之矣，某是華陰縣押司錄事巨簡，使君初官，曾獲伏事庭廡。近奉天符，得酆都掾地司所奏，使君任酆都縣令之日，於仙都觀中，取《真人陰君寶經》四卷，至今不還。天符令追生魂勘責，使君一魂，日夕在此對會，恐使君不知，故欲面見，具此諮述，以報往日之恩耳。使君頗覺近日忿怒悲愁，精神遺忘否？此是生魂被執系故也。於是引至廳中，良久言曰：此有茶飯，不可與使君食，食

之不得復歸人間矣。但修一狀，請置黃籙道場，懺悔所犯，兼請送經卻歸本山，即生魂釋放矣。因本司檢使君年祿遠近，逡巡有吏執案云：崔公輔自此猶有三任刺史，二十三年壽。言訖，公輔留手狀，官人差吏送還。乃於成都及雅州紫極宮、忠州仙都山三處，修黃籙道場，齎送經還本觀。公輔平復如常。其後歷官、年壽皆如所說。此事是開成年中任雅州刺史也。

劉載之誦《天蓬咒》驗

彭城劉載之，儒家子。修辭學外，常事北極，香火不懈。多寓京師，少而神氣怯懦，每驚魘，往往不悟。嘗遇蘇門道士劉大觀，授以《天蓬神咒》，令持誦千遍，載之勤而行焉。絕葷腥，專香火，逆旅之中，亦拳拳修尚，自是無復魘悸矣。寇陷長安，在宣楊里，為寇所虜。力役勞苦之事，素非其所能，稍或遲舒，必承之以劍，性命憂迫，在乎頃刻，而密誦神咒，以求其祐。是夕，有一人如軍士之飾，謂之曰：勞役之事，吾為子免之，此有徑路，可以脫禍，可相隨而行也。載之疑為寇所試，辭焉。此人引其手，若騰躍於空中，良久覆地。

是夕月光如晝，但見山川參差，泉聲流激，已在巨石之上。驚異之際，有村童前引，入洞府中。宮闕深嚴，層城煥麗，金樓玉堂，奇禽珍木，周還數十里。有謁者，平冠褒袖，云太帝君令於賓宇憩息，俄賜酒饌仙果。二仙官與之宴飲。載之問：太帝君所主何國？某未曾朝拜，忽奉恩敕，深所憂懼。仙官曰：太帝是北斗之中紫微上宮玄卿太帝君也，上理斗極，下統酆都。陰境帝君，乃太帝之所部；天蓬上將，即太帝之元帥也。吾子冥心北元，尊奉神咒，而值此危難，將陷鋒鏑。太帝閱籍，當在驅除之伍，仰軫聖慮，已奏章太上，述勤瘁之心，延壽三紀，使還於故里爾。頃之，得朝謁太帝，叩蜺謝恩於闕下，命二童送之，食頃已達泗州。其友人謝良，奏事行朝，具話其事。載之今猶在江表。是則太帝之昭鑒、天蓬之威神，不遺毫分之善也。

姚生持《黃庭經》驗

姚生者，華原人也。幼而好道，持《黃庭經》。光啟中，僖宗再幸陳倉，遠近驚擾。姚為賊所迫，夜走墮枯井中，傷足，求出未得，乃旁有窖穴，匿於其中，晝夜念經，因不饑渴，足疾亦愈。時襄土既平，大駕歸闕，鄉里人戶稍復。有游軍夜宿井側，見井中有光，拯而出之，具述經靈驗。遂為道士，居華原西界觀中焉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